



庞贝遗址

火山活埋的古城

王振孙 编

重庆出版社

人

类

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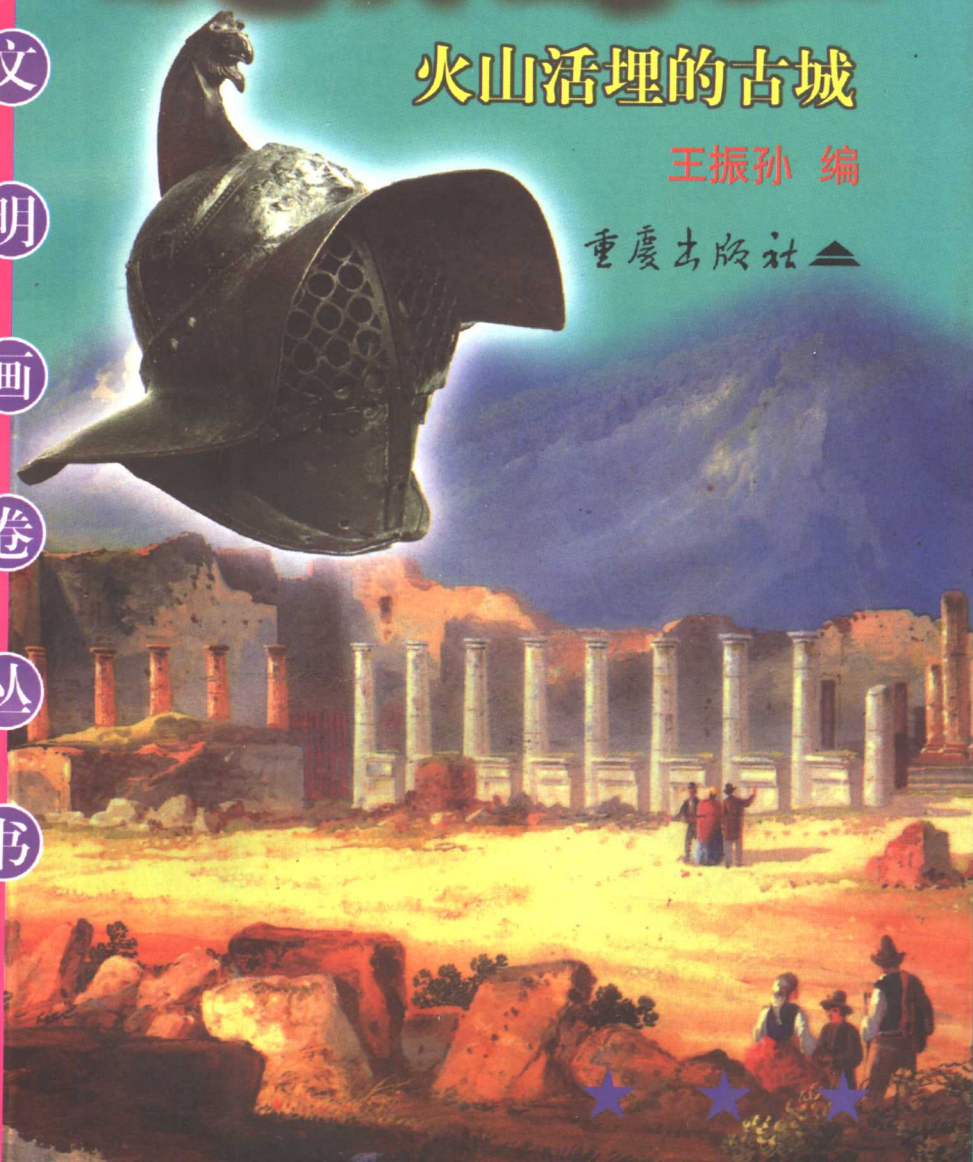
明

画

卷

从

书




主编 吴岳添 李书敏 赵 伐



庞贝遗址

火山活埋的古城

王振孙 编

重庆出版社 

责任编辑 周世慧
张敏生
封面设计 王 多
技术设计 聂丹英
版面构成 周欣生

人类文明画卷丛书

庞贝遗址——火山活埋的古城

王振孙 编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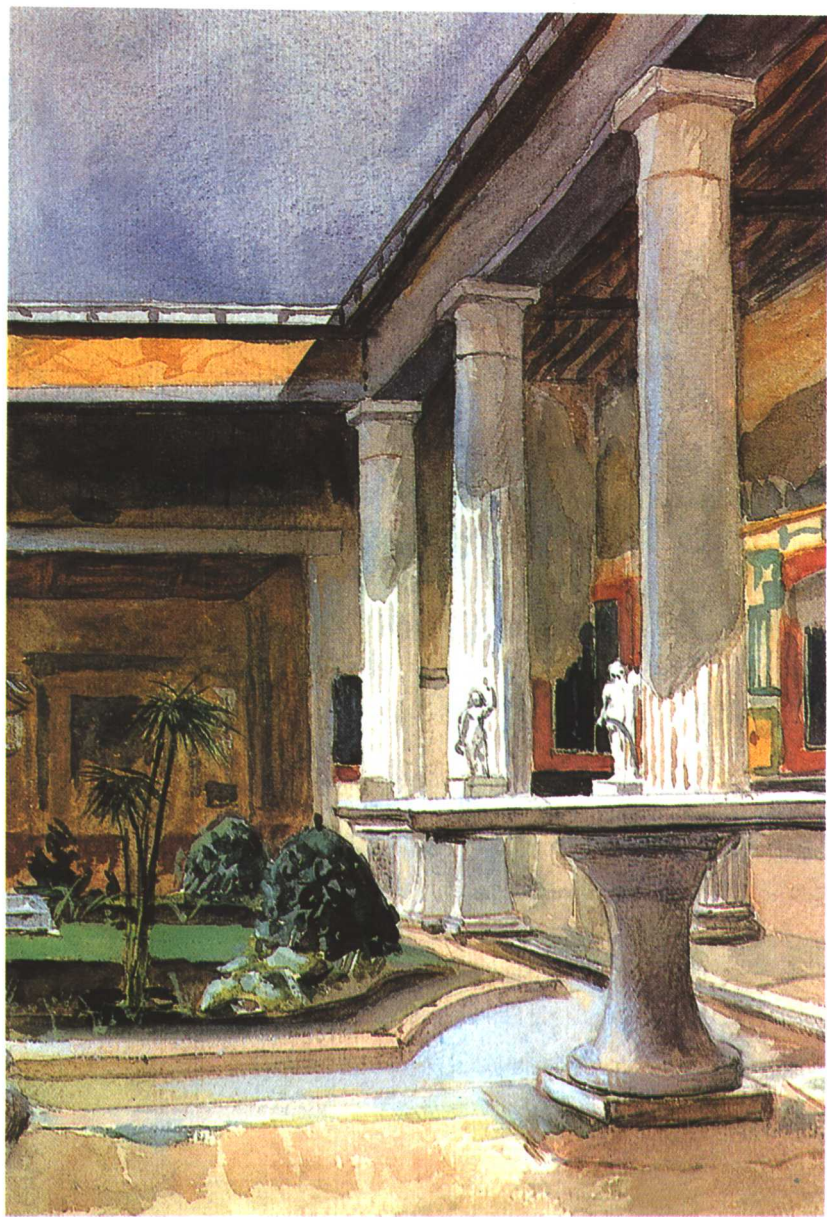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3.25 插页 4

1999年5月第一版 199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10,000

ISBN7-5366-4304-7/J·586

定价: 17.30元





目 录

第一章	毁灭和发掘	1
第二章	悠久的历史	34
第三章	行业的发展	44
第四章	富婆与贫女	54
第五章	休闲和娱乐	66
第六章	宗教的信仰	78
第七章	第二次毁灭	88

第一章 毁灭和发掘

公元79年8月24日，位于今日意大利境内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猛烈爆发，喷出的岩石熔浆直泻附近的庞贝城。庞贝人顿时吓得目瞪口呆，眼睁睁地看着维苏威火山裂成两半，炽热的熔岩从天上落下，接着是密密匝匝的火山灰，堵塞了他们的眼睛、鼻孔、嘴巴，直至肺部。片刻间，一座原本活跃的城市被埋在三米深的火山灰下面，它凝固了，死去了，从地球上消失了。在这次灾难中和庞贝同时遭难的，还有赫库兰尼姆和斯塔比两座城市。



对这次人类历史上的浩劫，鲜有当时的文字记载，现在唯一能找到的可信资料，是当时一位书简作家小普利纽斯于公元104年写给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特的两封信。信中描述了他的叔父老普利纽斯(当时驻米塞纳的中海舰队司令，学识渊博，著有《自然史》37卷。)在斯塔比的遇难情况，以及他这个当时留在米塞纳的18岁的年轻人的亲身感受。

以下是这两份重要文献的摘录：

(一)

……

我的叔父那时在米塞纳指挥舰队。8月24日下午1点左右，我母亲告诉他，天空出现了一片火山云，大得出奇，形态怪异。叔父刚刚作过日光浴，洗过冷水澡，吃过一些东西，也躺下休息过，我母亲来时他正在工作。

他叫人把靴子拿来，穿上，登上一个高地，可以眺望远处；但因为距离太远，无法判断这块云是从哪座火山喷出来的。后来才知道是维苏威火山。

这块云的形状像一棵意大利松树，巨大的树干直插云霄，顶端像枝桠一样散开。这可能是因为起先推升云团



的强劲气流消失了，也可能是这块云在自身重量的压力下，慢慢下沉而散开了。云有一部分是白的，有一部分很脏，而且带有斑点，夹杂着灰尘和泥土。

叔父觉得这现象很重要，值得到近处去观察，这是身为学者必然会产生的念头。他吩咐手下，准备一艘有两排桨手的轻型战船，并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。我回答说我想留下来看书，构思一下他原先要我写的一篇文章。

临出门时，他收到他朋友卡斯科斯的妻子雷克蒂娜写来的一张字条。她被眼前的危险景象吓坏了，请求叔父去救她。她的别墅正在火山脚下，只能由海上逃生。于是叔父改变了原先作科学研究的念头，而去履行更加崇高的职责。

他下令把所有的大船都开出去，自己也跳上船去。由于海岸一带人口稠密，他也准备去救其他人。他毫无惧色，勇往直前，匆匆驾船赶往灾区，沿途观察各种现象的变化，并令人记录下来。

已经有火山灰掉落在船上。他们越向前，掉下来的灰越多，也越加烫人。随后，浮石也掉下来了，还有燃烧过的黑色碎石。前面出现了一片洼地，崩塌下来的岩石挡住了海岸。叔父曾想往回走，可是在领航员建议他回头时，他却说：“勇敢的人会有好运，带我们到庞帕尼阿努斯家去吧。”庞帕尼阿努斯家在斯塔比，由于隔了一片海面，所以当时那儿的危险还不太大，但也快要遭殃了。

船只一路顺风地抵达了目的地，靠码头以后叔父登上了岸。庞帕尼阿努斯把他的家当搬上了船，准备等风向

转头以后启航逃走。叔父抱着他瑟缩发抖的朋友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让他镇静下来。叔父神态自若地说要去洗澡，洗完澡又吃了饭。看来他心情愉快，但也可能是装出来的。

这时候，维苏威火山又有好几处喷出了巨大的火柱，爆炸声和火光在黑夜中尤其显得响亮和耀眼。可是叔父为了安慰大家，一直说那是农民们匆匆逃命时来不及熄灭的炉火，或是一些居民已撤出的房子遭了火灾。

叔父开始休息，睡得很沉。他身材魁梧，所以鼾声沉重而响亮，从房门外走过的人都能听见。这时，他房间外的院子里已积满了夹杂着浮石的火山灰，而且越积越厚。如果叔父再不离开，也许就永远出不来了。

有人把叔父叫醒，到屋



外去与庞帕尼阿努斯和其他一些人会合，这些人都整夜未睡。他们一起商量，到底应该留在屋里，还是到屋外去？经过多次剧烈震动，房子都已东倒西歪了；可是到屋外去，又怕从天上掉下来的浮石。幸好这些浮石中间有许多细孔，份量很轻，被它砸中也无太大的危险。

在权衡两种利弊之后，大家还是宁愿冒险到屋外去。对叔父而言，这是根据分析而作的理智的决定；对其他人而言，则纯粹是害怕更大的危险。他们设法把枕头缚在头顶上，为了抵挡从空中落下的浮石和火山灰的冲击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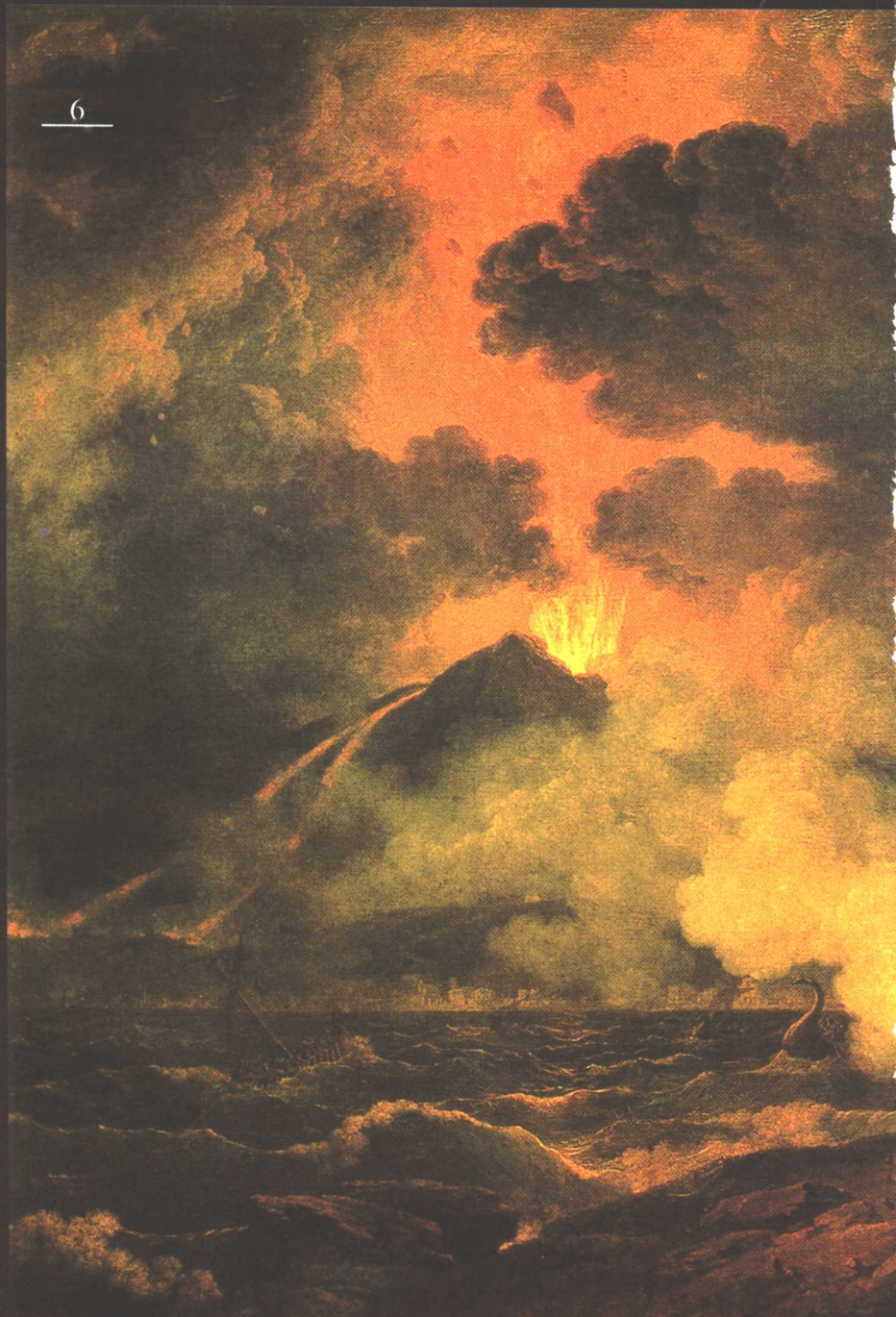
其他地方已经天亮了，可是这儿还是黑夜，而且比平常的夜晚更黑暗，但是有红色的反光和各种火光不时闪烁。大家决定向海岸走去，看看能不能乘船逃离，可是海上仍然波涛汹涌，难以航行。叔父叫人在海滩上铺一条床单，让他躺下休息，还好几次向人要凉水喝。后来，火焰和硫磺的气味越来越重，他身边的人都吓跑了。

叔父醒过来后，由两个年轻奴隶扶起，可是一下子他又颓然倒地。我猜，他的呼吸道一向欠佳，经常发炎，因此大概是被浓重的烟灰堵塞住了，因此窒息而死。

天色再次发白，离上次看到白天，已是三天以前的事了。他的尸体找到了，全身完好无损，仍穿着出门时的衣服。他的神态好像在睡觉，而不像是已经死了。……

(二)

……叔父出发以后，我继续读书，我本来就是为了





学习而没有随他一起去的。后来我洗澡，吃饭，睡了一会儿，但睡不安稳。几天来发生了好几次地震，但是我们并不惊慌，因为地震在坎帕尼亚地区是常事。可是这天夜里的震动非常剧烈，大地已不再是颤抖，而像是要翻转过来。母亲冲进我房间里时，我刚起床，准备去叫她。我们一起坐在屋外的小院子里，院子前面就是大海。

不知道是出于镇静还是不懂事（我当时才18岁），我叫人拿来一本李维的著作，就像我平常空闲时那样阅读起来，并且继续作笔记。这时候来了一位叔父的朋友，他刚从西班牙回来。他看到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，我在看书，就立即责备我对灾祸临头太不在乎，太掉以轻心。

不过我还是继续专心看书。已经是黎明时分了，可是曙光仍然隐隐约约，似乎不愿出现。房子已开始产生裂缝。尽管我们在屋外，可是因为院子太小，如果房屋倒塌还是可能遭到危险。直到这时候，我们才决定离开。一群犹如惊弓之鸟的人跟随在我们后面：人惊慌失措时，往往没有主见，容易随大流。大家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往前走。

走出院子以后，我们吓了一跳：我们家的大车本来是停在平地上的，有的还装着大石块以便固定它的位置，现在它却离开了原位，滑到别处去了。另外，我们发现大海似乎后退了，海滩变宽了；这仿佛是大地震动所造成的。沙滩上留下很多海中的生物。对面的海岸上

有一片发出红光的云，不时闪着火光，火光比闪电粗一些，像蛇一般扭动着，景象非常吓人。

这时候，叔父那位从西班牙回来的朋友更急了，他说：“不管你叔父是不是还活着，他一定希望你们能得救。你们还不逃走，究竟还在犹豫些什么？”我们回答他说，在得到叔父的消息以前，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逃命。他不愿再跟我们拖延下去了，拔脚就走。他终于逃脱了这场灾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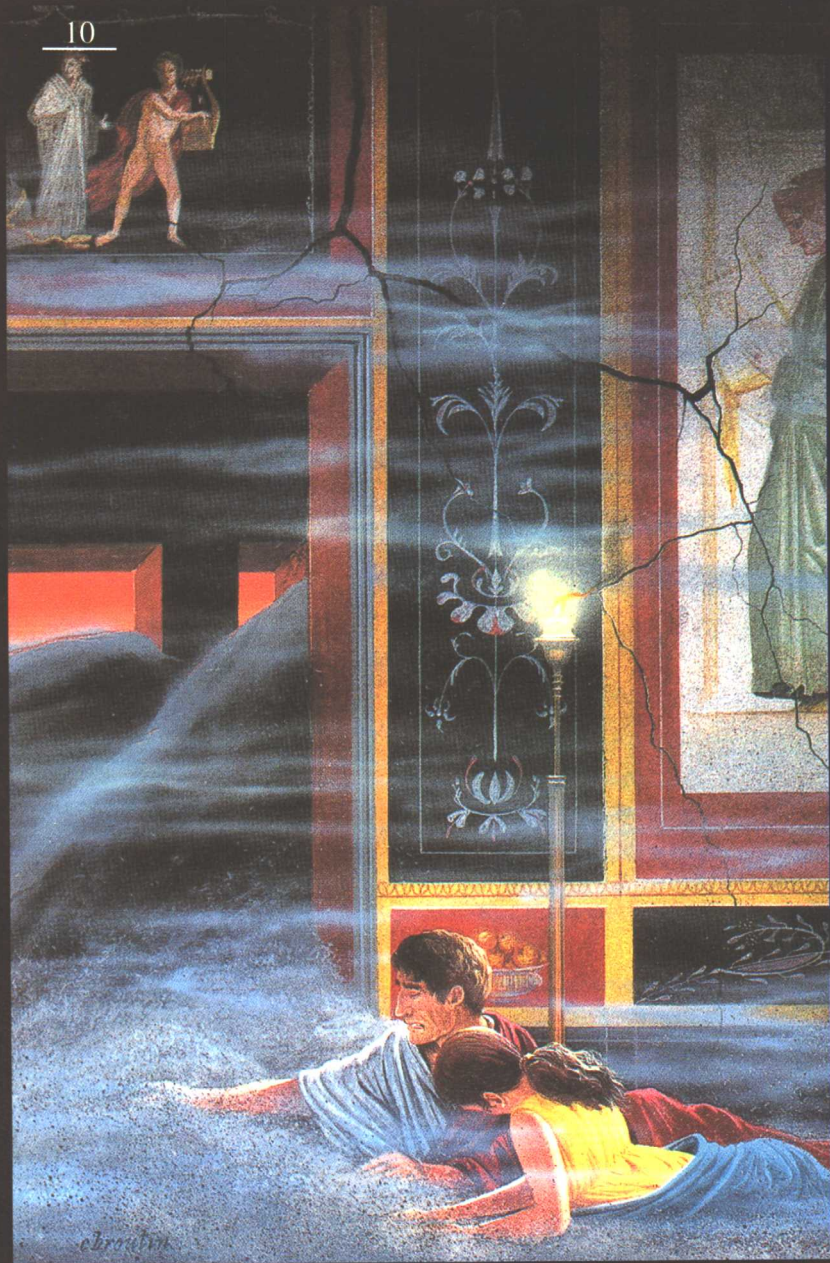
再过一会儿，发光的云一直往下降，笼罩住整个大海，遮住了卡布里岛，连米塞纳的角落也看不到了。

母亲催我快些逃走，又是恳求又是命令。她说我还年轻，应该逃得了；但她又老又胖，不易逃生，恐怕只会连累我一起送命。我回答她说，如果她不逃，我也不走。于是我牵着她的手，催她快走。她勉强听从了我，一面埋怨自己拖累了我。

这时候，已经有少量的火山灰开始坠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我回头望去，只见一片漆黑，浓重的烟雾像一股激流似的自身后追来。我说：“我们绕道走吧，趁现在还看得见。过一会如果变得一片漆黑，路上逃命的人可能会把我们撞倒，踩在脚下。”

好不容易决定要逃，天却黑下来了。可是这种黑暗不像是没有月色或多云的夜晚，而像是被关在毫无光亮的漆黑的房间里那种黑暗。

四周传来妇女的呻吟、婴儿的啼哭和男人的呼唤。



chrouvin



